

美国侦探大师 玛格丽特·杜鲁门 疑案小说第二辑

Margaret Truman

国家美术馆疑案

MURDER AT THE NATIONAL GALLERY

(美)玛格丽特·杜鲁门/著

王萍 王朋/译

九洲图书出版社

Margaret Truman

国家美术馆疑案

(美) 马格丽特·杜鲁门 / 著

王 丹 王 明 / 译

九州图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玛格丽特·杜鲁门系列疑案小说集 第2辑/(美)杜鲁门著;
王萍等译 —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2000.1
ISBN 7-80114-483-X

I.玛… II.①杜… ②王… III.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1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5884 号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1999-3777 号

Murder at the National Gallery
Copyright © 1996 by Margaret Truman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0 by Jiuzhou Book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不准翻印

玛格丽特·杜鲁门疑案小说集(第2辑) 3 国家美术馆疑案

出版: 九州图书出版社
北京市车公庄大街6号
邮编:100044 电话:68366742
印刷: 九州财鑫印刷厂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30千字
版次: 2000年3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书号: ISBN 7-80114-483-X/I·83
定价: (四册) 66.00元

第 1 章

意大利,科森扎

到底谁是马蒂亚·普雷蒂呢?

萨尔托拼命奔跑着甩掉三个追兵的时候,来得及考虑的只有这个问题。

他喘着粗气,又想:他到底做了什么,该受这份罪?他只是要求他应该得到的东西而已。他们吩咐他偷一幅画,但他偷了三幅。偷一幅,你就拿一幅的钱。偷三幅,你就该拿到三幅的钱嘛。交易就是交易,很简单。

他为他们偷画有两年多了。他精于此道。他们总是这么说。大多数时候,他按照他们的吩咐偷窃汽车,然后转移到他的同伙手中。他的同伙是本地的一群匪徒,他们向路吉·森西的那不勒斯王国卡莫拉(意大利的一个秘密团体。)缴纳捐税,后者让顾客们等着绿色的菲亚特或是银色的蓝豹到货。有时,他去那些住在山顶上俯瞰第勒尼安海的富人们家里偷银器、现金;或是去行窃住在海滨旅馆里的客人。建那些海滨旅馆的目的是为了容纳越来越多的旅游者。

但他的拿手好戏是偷车。他以前从未偷过艺术品,因为没人吩咐他去干。他根本不喜欢艺术品。

萨尔托把偷来的画紧紧贴在胸前，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跑上一条蜿蜒曲折的窄路，从科森扎的旧城区，穿过布森托河，通向科森扎的新城区。

谁是马蒂亚·普雷蒂呢？

他从未听说过这个人。他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按照吩咐，悄悄潜入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教堂，取走这个叫普雷蒂的小子画的一幅画。当他发现从墙上摘幅画原来很容易，就想把它们统统拿走。画越多，钱就越多。但正好神甫走过，萨尔托不想和一位神甫发生什么纠葛。尤其是在忏悔的时候。

于是他拿了三幅画匆匆走掉了。像往常一样尽职尽责地把画送到了咖啡屋，老板在那里等他，一副沉思的样子。他提出除非他得到三倍的酬金，否则他不把三幅画都交出来。而那位并非靠外交谈判树立起声誉的老板则掏出了枪。萨尔托一看情势不妙，撒腿冲出了咖啡馆，老板穷追不舍，一直在附近一张桌旁抿着浓咖啡的两名同伙紧随其后。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那个已经闭眼的老家伙画过的三幅画，又丑又旧，根本不值什么钱。

萨尔托虽然年轻，但健康状况并不佳。他觉得双腿好像灌了铅，每呼吸一下，就好像有无数把匕首插入他的肺。猛一抬头，他发现自己进了一条死胡同，只好束手被擒。三个男人手中握着枪，慢慢地逼近。萨尔托一步一步地后退着，直到贴到水泥墙上。他们微笑着，温和地咒骂着萨尔托：“没用的蠢货！”

“怎么着？你们想要这破玩意儿？”萨尔托大声喊叫着，把那三幅画扔到了地上。“拿去！什么破东西，又丑又旧，我才不想要呢。我一分钱也不要了。一分钱也不要了。”

老板把画从地上捡起来，漫不经心地看了看，夹在腋下，接着，

同样漫不经心地转过身去,慢慢走开了,萨尔托这才如释重负。他咧嘴笑笑,打了个手势表示这一切不过是次训练,一个愚蠢的错误,一个玩笑而已,“谢佐,是吗?”

萨尔托张开双臂,朝仍留在胡同里的两个追击者中年轻的那位走去。他们曾经一块上学。“嗨,吉诺,我的朋友。”萨尔托脸上荡漾着灿烂的微笑,故作夸张地摇着头说道。就在他要上前拥抱他的校友的那一瞬间,两只左轮手枪同时开火了。两粒子弹射入他的胸膛,相隔不过几英尺。萨尔托双腿一软,跪在了地上。他的笑容消失了,眼睛睁得大大的,满是疑惑。他的胳膊依然朝前伸着,似乎在问:为什么?

回答他的是两声枪响,这一次射中的是头部。

萨尔托在跨入另一个世界的门槛,去过教会许诺的好日子之前,脑子里的最后一个念头依然是:他妈的马蒂亚·普雷蒂到底是谁?

伦敦

就在乔瓦尼·萨尔托的艺术教育在意大利的一个胡同里结束的那一天,蒙茅斯公爵夫人的后裔,亚当·博尔里奇勋爵,在他那座位于诺森伯兰海边,因年久失修已不适于居住的城堡里接待了一位深夜造访者。他和他的客人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观看他收藏的英国艺术家们的作品;有令人叹为观止的庚斯博罗的风景画——与作者更著名的肖像画相比,风格迥然;有贺加斯画的社交聚会场面——赫然是一幅社会写照;有理查德·威尔逊的作品——安谧的湖边风景画,可惜城堡的屋顶上有百十来个漏洞,使这幅画遭到了严重的损坏。还有一幅乔治·罗姆尼的一幅肖像画,画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士。作这幅画时,这位以拉斐尔为榜样的画家已是每况愈下,技艺大不如前了。此外,还有其他十几幅画随意挂在城堡裂纹

斑斑的墙壁上。许多挂画的地方都没有亮灯,亚当勋爵用手电筒照亮它们,方便他的参观者欣赏。

一个小时的艺术欣赏结束后,他们回到亚当勋爵的书房商谈条件。亚当勋爵将度假两周。他外出期间,这位参观者将返回城堡,把其中最值钱的画拿走。勋爵回来后,对大不列颠宝物的公然被盗会恰如其分地大惊失色,然后会马上报知伦敦的劳埃德保险社,多年来,或者,用一些英国人的话来说,很久以来,这家保险社一直为这些画承保。

巴黎

也是在乔瓦尼·萨尔托丢了小命的那一天,雅克·塞松结束了临摹弗美尔《音乐会》的工作,完成了最后几笔润饰。弗美尔《音乐会》的真迹多年前在波士顿的伊沙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博物馆被盗。塞松的顾客为他提供了真迹的彩色幻灯片,质量绝对一流。关于那位顾客的情况,塞松自然什么都不会问。塞松一接受了这个“任务”,就开始在巴黎四处搜寻合适的旧画。他倒不是想要画本身,而是想找与弗美尔当时用的画布年代差不多的帆布画布。他找到了一块非常光滑的画布,经纱每厘米二十六根线,纬纱每厘米二十四根线。虽谈不上完美,但也足够了。

几天来,他十分小心地剥掉画布上的原画,又用各种不同的化学物质进一步把画布变回到需要的“年代”。然后,他用一块浮石(用于去垢、磨光)把画布打磨平滑,使画布线条纹路变软,更好地吸收他塞松版的《音乐会》。最后,经过连日的实验,他把用兔子的皮骨蹄等熬制而成的胶水、石膏和(酸)酐的比例调配合适,然后用漆刷把合成的混合物刷到画布上。一个月后,他在离画几步远的地方站定,欣赏着他的“弗美尔”。简直是天衣无缝,真假难分。

这种事对塞松来说毫不奇怪。他属于一个非常杰出的团体。

世界上最优秀的艺术赝品制造者并没有组成一个协会,不过很可能已经形成了团体。在小圈子里名声斐然,但在大一些的艺术圈里却并不知名。

塞松喝酒的时候,有时想起来觉得很惭愧——他惊人的天才只能用来去仿制别人的作品。尽管早在他还做学生的时候就努力尝试,但他自己从未有过任何值得一画的创意。

但照着别人的画来画,不管怎么说,报酬却是十分丰厚的。

辛辛那提

辛迪·惠特洛克和她的丈夫哈里骄傲地把一幅让·弗拉戈纳尔的《意大利公园里的柏树》的复制品挂在他们房间里长沙发的上方。这幅画是他们花了三十美元从跳蚤市场买来的。本来,他们还可以选伦勃朗或德加的画,还有托马斯·科尔那些漂亮的风景画,但他们特意挑了这幅画,因为这幅画深褐色的调子与沙发橘白相间条纹的风格非常谐调。所有这些复制品都在纽约市非法复制,然后由全国各地跳蚤市场上的摊贩售出。

东京

乔瓦尼·萨尔托虽说是这个圈子里的新人,但却不是那天死去的惟一艺术品收集者。

在富有的日本商人弱狭胜一位于东京市郊豪华的家里,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在厨房准备晚餐,弱狭胜一穿一件武士样式的纯白和服,双腿被绳索捆绑,坐在一小块白色的地毯上。他面前的地板上有一把短剑,他除去裹着刀刃的锡纸,举起短剑,把刀尖对准他的大肚子,然后朝前倒去。他宁愿死也不愿面对耻辱——他最近得知,他收藏的大量艺术品(曾被认为在日本最有价值的艺术收藏)竟然大多是赝品和偷来的。

纽约 一周后

肯尼迪机场的国际旅客休息厅一片繁忙。这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几百名从罗马来的乘客刚刚走下意大利航空公司的航班,意大利驻华盛顿使馆的文化专员卡洛·吉利贝蒂就在其中。

他的手推车装满了行李,包括一只特大的黑皮公文包。他亲切地和海关稽查员闲聊着。

不远处,一位矮个子的年轻女人被带到旁边一间专门的房间里。这个女人胸脯硕大无比,穿一件牛仔裤,T恤上印着稍带点儿下流的话,耳朵上的大耳环格外扎眼。一位女稽查员从她的胸罩里搜出了三包小塑料袋包装的大麻,她的胸脯马上瘪了下去。

卡洛·吉利贝蒂来到出租车道,告诉司机纽约索霍区一个美术馆的地址。到了那儿,他很快把三幅没有装框的画交了出去。这三幅画出自十七世纪意大利画家马蒂亚·普雷蒂之手。卡洛·吉利贝蒂把它们裹在没用的旧报纸里,藏在他那只公文包中。他从美术馆老板手中接过装满现金的信封,表示了谢意,乘另一辆出租车去拉瓜迪亚机场,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德尔塔短程往返航班。

总而言之,只不过是令人头晕目眩的国际美术界又过了一个星期。

第 2 章

华盛顿特区，海军观测站。

安娜贝尔的眼睛睁得老大，止不住地笑，“你还留着它呢？”她问道。

“当然了。”卡罗勒答道。

这里是位于上马萨诸塞路海军观测站一层的海军总司令官邸。两位女士坐在一张法国梧桐木的长餐桌旁。自 1974 年国会颁布法令以来，这座所谓的二类历史遗址就一直是副总统全家的官邸。

安娜贝尔拿起那张已经褪色的宝丽来一次成像照片，仔细端详。“你那时的头发真多。”安娜贝尔说。

“也没现在这么胖。别这么圆滑。”卡罗勒·阿普里勒是美国副总统约瑟夫·阿普里勒的妻子。“真不敢相信我们曾是这个样子！”

“是啊。”

卡罗勒·阿普里勒当时的名字是卡罗勒·佩卡姆，安娜贝尔·里德-史密斯当时的名字是安娜贝尔·里德。她们是大学时的室友。照片上的她们浓妆艳抹，准备宿舍诸圣日前夕晚会。“烧掉吧。”安娜贝尔说。

“永远不会。我要经常用它来敲诈你和马可。再来点咖啡？”

“谢谢，不用了。卡罗勒，你交给我的那个任务很有意思，把详情告诉我。”

一位特工人员从厨房窗口走过，两位女士都转过身来。“我还是不习惯陌生男人日夜包围着我。”卡罗勒说。她的丈夫和总统上任还不到一年。

“当初照这张像的时候可没有想到还能找到它。”安娜贝尔说。

“当然。你同意做这件事，我真是太高兴了，安娜贝尔。”

“被委派这项任务，我深感荣幸。当总统宣布白宫将成立一个艺术委员会的时候，马可和我都感到惊喜。在上届政府中，没有任何人优先考虑过艺术。”

“在现在的议会里也一样。可能，我们能够改变一些思想倾向。卡拉瓦乔画展是一个精彩的始点。”

“看到卡拉瓦乔来到华盛顿肯定会让你高兴，”安娜贝尔说，“你关于卡拉瓦乔的硕士论文是一件真正的情人节礼物。”

“还得了个‘A’。不，是‘A-’。他一直令我着迷。”

“自从你让我参与这件事以来，我也开始对他着迷了。我读了一些关于卡拉瓦乔和他的作品的东西。真是一个不朽的天才——”

“一点儿不错。还是一个十足的疯子。好吧，安娜贝尔，我请你作为我联系国家美术馆和卡拉瓦乔画展的联络人时，说得不够直接，现在我就明说了——事情要比我当时讲的复杂得多。”

“哦？我再要点咖啡。来半杯。”

卡罗勒给安娜贝尔杯子里加满咖啡。本来有仆人站在一旁服侍两个老朋友，卡罗勒把她支走了。卡罗勒这位“第二夫人”和她的副总统丈夫一样，以事必躬亲而闻名。人们认为这位副总统远远超过了总统陪衬这一角色。那位五十多岁的黑人妇女仍然徘徊在厨房外面，以防卡罗勒需要她。

“你可能知道，我们和意大利人一直有麻烦。他们控告我们驻意大利的使馆人员从事间谍活动……”

“我也读到了指控那些承包商行贿的消息……”

“他们说，有影响，但问题不大，为得到大额合同向外国政府行贿……”

“还有贩卖毒品的许多故事。”

“多的是呢。我们和意大利之间需协调的事情远比大多数人想到的多得多。我们有大量的意大利裔美国人，他们大都投了这届政府的支持票。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不想让这次的卡拉瓦乔画展冒出什么丑闻。卡西·埃德，作为我与美术馆的官方联络人，工作做得很好。但这就是问题所在。她是官员，所以，无法知晓那里幕后的任何事情。而你，可能会很容易被接受，一来，因为你在美术界的地位；二来，你是我的大学好友。”

“听起来，有点儿好像是你想让我去……啊，‘窥探’这个词合适吗？”

卡罗勒微微一笑。“也不全是。也许有点儿。考特·惠特尼是个神秘莫测的人物。你认识他吗？”

“几乎不认识。只是几次社交性的照面。我了解路德·梅森多一些。”

卡罗勒靠着椅背舒服地坐在椅子上，叹了口气。“唉，可爱的路德。我爱他。”

“我也爱他，比喻意义上的。我筹办自己的美术馆时，他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现在依然在支持，虽然哥伦布到达美洲前的美术并不是他的拿手好戏。”

“他的拿手好戏？米开朗琪罗·梅里西·卡拉瓦乔。那是他的拿手好戏。如果他不是研究卡拉瓦乔的世界最顶级权威，也是两三个之一。主办这次画展是一项已经很杰出的事业的高峰。他都

要上天了。”

“祝他好运。你说惠特尼是个神秘莫测的人物,为什么?”

“他很难让人琢磨。据我了解的情况,作为美术馆的负责人,他的工作干得很好。但卡西上星期告诉我说,她觉察到惠特尼和路德之间有某种裂痕。还有另一位资历较深的主管——保罗·毕晓普。”

“艺术气质相斥?”

“我希望你能告诉我。”

“那等我打探有关的情况之后吧。明天上午我第一次参加会议。我会向你汇报的。”

“太好了。我想确保卡拉瓦乔画展顺利进行,不出一点岔子。有一个信得过的朋友在那儿,我就觉得踏实多了。”

“我会尽力而为的。”

她们一起站在外面温暖的阳光里,两名特工在旁边护卫。卡罗勒早晨派去接安娜贝尔的那辆车已经停在了车道上。安娜贝尔抬头看着这所房子的正面——维多利亚时代、安妮女王时代和法国外省三种风格的融合,平凡乏味。“怪有意思的建筑。”她说道。

“典型的圆滑辞令,”卡罗勒露齿一笑,“这份沙拉没怎么搅拌均匀,是吗?”岁月褪去了卡罗勒一头金发的光辉,现在的她留着优雅入时的短发,与她大学时代又长又密、蓬乱的卷发形成鲜明的对比。卡罗勒·阿普里勒比身高五英尺九英寸的安娜贝尔·里德-史密斯矮四英寸。这位副总统的妻子穿着一件长及膝部的时髦外衣。安娜贝尔穿的是浅棕色的亚麻外套、紫铜色的衬衫。

“代我问马可好,”当司机为安娜贝尔打开车门时卡罗勒说道,“他怎么样?”

“挺好。不时地抱怨时下法律专业学生的态度。永远在承诺刷房子,他拒绝雇任何人。他并没有真正退休,哪怕听到最温和的



求救声也会冲刺般得跑到案发现场。所以，他似乎总是有做不完的事。代我们向副总统问好。”

“要是我见到他的话。谢谢你，安娜贝尔。”

车门关上前，安娜贝尔最后的一句话是，“把那张照片烧掉吧。”

国家美术馆

考特尼·惠特尼三世拍拍高级主管保罗·毕晓普的后背。“保罗，既有好消息又有坏消息。坏消息嘛，我们将又听到一个声音，背后将又有一双眼睛盯着我们。好消息嘛，白宫对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很感兴趣。史密斯夫人当然不是像卡西·埃德那样的官员。据我了解，她和阿普里勒夫人是大学同学。”

“难说这就是派她当联络员的原因。”率直的矮个子毕晓普咕哝道。

“你或我对她的参与怎么想并不重要，保罗。”他又拍了拍毕晓普宽阔的后背。“今天上午我们要热烈欢迎她的到来。她非常迷人，非常有魅力，甚至还懂点艺术。”

“可能这就是路德为什么对她的到来这么高兴的原因。”

惠特尼哈哈大笑，“我猜，这些天，路德脑子里最不可能想到的事情就是漂亮女人。他和卡拉瓦乔的爱情故事已经让他废寝忘食了。再说了，史密斯夫人的婚姻生活很美满。反正我听说是这样。还有，你看到这些了吗？”他递给毕晓普一份最近出版的一期每月公告牌——《失窃艺术品通告》，由国际艺术研究基金会编辑发行。毕晓普快速阅读了一下最近被窃艺术品的清单，喃喃自语道：“三幅普雷蒂的画，嘿！”

“还有其他许多画。来吧，他们在等着我们呢。”

国家美术馆本次画展的组委会每三个星期在美术馆东楼七层

一间布置得极有品位的会议室里会晤一次。这间会议室与馆长的办公室只隔几个门。馆长考特·惠特尼一到,组委会的七位常务委员便将美术馆各级负责人就画展的意见汇总讨论。保罗·毕晓普今早一开始就不断地对已经布置好的法国画家迪比费早期作品展览提反对意见(这些作品是一个退休的艺术商人斯蒂芬·哈恩捐赠给美术馆的,被永久地安置在美术馆的东楼)。“迪比费!”他轻蔑地说。“一个没有天分的诽谤者。公众可能有些残忍,但他们也讨厌艺术对他们的折磨。”在场的其他人或皱眉蹙额,面露微笑,或向后一靠,舒服地坐在椅子上,勉强做出耐心的姿态。迪比费作品展已成为现实,为什么还要继续反对呢?他们知道,毕晓普是要表明自己的看法,意欲让别人赞同自己。保罗·毕晓普是那种一心想在所有事情上实现自己意图的人。美术馆的副馆长内奥米·沃伦赶快提出了该日待议的诸事项。经过反复讨论,组委会决定暂缓考虑非洲美术作品展览,除非国家博物馆主管非洲艺术的负责人有兴趣合作。此外,是否举行一个教育性的展览稍后再定。该展览是保罗·毕晓普建议的,拟以纳比画派的作品为特色,尤其要体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勃纳尔和维亚尔发起的那种打破传统的并受日本美术影响的画派。在讨论继续进行之前,组委会必须首先决定能租借到多少有代表性的美术作品。

“好吧,”惠特尼在桌子的那一头说道,“我觉得我们应该回到今天的主要议题上了——卡拉瓦乔画展。”他让内奥米·沃伦把安娜贝尔·里德-史密斯请进来。

安娜贝尔穿着裁剪得体的咖啡色裙子,白色的衬衫——那种配有领尖钉扣的仿男式衬衫,线条柔和的骆驼毛夹克。她从容自信、优雅大方地走进房间——身处陌生的地方、面对陌生的面孔却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随着岁月的流逝,她天生火红的头发变成了闪亮的红棕色。她的头发依然很密,如一个闪烁的光环罩着她

奶油般光滑白皙的脸庞。蓝色的大眼睛好像是人工雕琢的一样，鼻子、耳朵和嘴的比例搭配得巧夺天工，简直叫人吃惊。

安娜贝尔·里德曾经是华盛顿的首席婚姻律师之一，以不仅同情婚姻破裂的女当事人而且同情男人离婚遭受的痛苦而闻名。她的当事人中有许多是华盛顿的知名人士。但她真正热衷的东西却一直是美术，尤其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前的艺术文化。

敦巴顿橡树园一位收藏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前的艺术品的老馆长退休后开了一家美术馆，好使自己的日子过得充实些。但美术馆的经营差点把他压垮——确切些说，是他妻子受不了，她希望他和她在花园里养花弄草。于是，他寻找了一个合伙人——安娜贝尔。

最后，她买下了他的全部产权，管理美术馆的同时继续干她的律师本行。一年后，她取下了律师所的营业招牌，成了一名快乐的全职美术馆业主。

坐在桌旁的男士们起身向安娜贝尔致意。“请坐，安娜贝尔，”惠特尼说，“很高兴今天在这里见到你，史密斯夫人。你认识我们中的一些人，其他人自我介绍。”

安娜贝尔愉快地应答了他们的问候，在高级主管路德·梅森旁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后者吻了吻她的面颊。“见到你真是太好了。”梅森说道。

“首先，史密斯夫人，欢迎你参加画展组委会的这次会议。”惠特尼边说边解开了夹克的扣子。“抱歉让你在外面久等，但我们尽力使参加讨论拟议中展览的人数最少。”

“不是什么不愉快的等待，”安娜贝尔说，“不是我大惊小怪，实在是这里太美了，到处是令人赏心悦目的艺术杰作——每个走廊，每张桌子的上方都是一幅幅的画。有这么多美好的东西环绕左右，在博物馆里工作真是件乐事。”

“有许多人把我们的工作环境看做是在国家美术馆工作的额外津贴，”惠特尼说。接着又补充了一句，“当然，也有人更喜欢高工资。”

“没有理性。”保罗·毕晓普嘟囔道。

“有这么多的艺术品，我真不理解为什么人人都想买健康保险。”国家美术馆策划展览部的主管乔治·库布林斯基说。库布林斯基长着一张天真无邪的胖圆脸，一双欢快热情的蓝眼睛，看上去有无穷无尽的幽默和活力。

“做雇员真不容易，为了生存得不断有这样那样的需求。”路德·梅森微笑着说。

安娜贝尔注意到高级主管路德·梅森和考特·惠特尼馆长的身材好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都是高个子，瘦得像根芦苇。但他们的相似之处也就到此为止。惠特尼一头棕色的头发，间或有灰色的斑点。梅森则是典型的秃顶男人，前方支持后方的进程正好到达中间线。也许是为了平衡吧，梅森脑后的头发留得很长，已经遮住了他的衬衫领子。也有人评论说，或许，这是梅森对华盛顿保守形象的温和反抗？那天，梅森穿着牛仔裤，红蓝相间的方格子衬衫，皱巴巴的夹克，栗色的针织领带，一双装着流苏的平底便鞋，而且没穿袜子。

但真正打动安娜贝尔的是他们面部的表情截然不同。惠特尼的嘴唇细长，他的嘴角使得他微笑时上下唇没法离得太远，他的笑容显得既痛苦又不真诚。而梅森的微笑呢，则坦率、真诚，很吸引人。

惠特尼把会议引回到正题。“大家都知道，”他说，“新一届政府对国家的艺术活动表现出极大兴趣。杰普森总统上任初期完成的许多件事情之一就是白宫艺术委员会的成立，由副总统和阿普里勒夫人带头搞。”他转向安娜贝尔。“我知道阿普里勒夫人第一

